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四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下

宋 右迪功郎 鄭樵 漁仲 撰

東列傳第三十七下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

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

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

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氐帥齊萬

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

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殷之高宗而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弱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

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
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
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
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
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
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
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
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

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羣

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怙終於覆敗段熲臨衝

自西征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

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蔓滋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

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
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各得其
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
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闕山河雖為寇暴所害
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
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
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
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

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
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
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
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
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
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
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
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

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
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
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
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
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
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
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
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

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
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
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
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
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
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
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
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

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

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
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
熙之際以一部大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
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
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
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
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
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

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
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
微弱勢力不停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
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
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
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
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
人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

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改選之例臣以為父祖改選者蓋為臣子開地不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議若詭辭避迴則為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為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

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為比體例既全於義為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體太子頗闕朝覲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

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項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彊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

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
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
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
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
永為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
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
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
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筭路藍縷用張楚國

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

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
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
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
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
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
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
方之風臣等以為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
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

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仕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

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為恥律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麩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墻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彛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

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謂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為
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
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
太子薨改葬統作誄叙哀為世所重後為博士尚書郎
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
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為記室
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
為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為兗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

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郝鑒為賢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臯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彪惇彪字思元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為參軍復為州別駕辟司空郝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為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為長史冰薨庾翼以

為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作難彪討
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
和中代桓景為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將軍代
王彪之為尚書僕射哀帝即位欲臨軒拜授母周貴人
為皇太妃彪議曰天高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
序矣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
而拜授斯則母臣子也此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
顯明國典而實廢之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

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已可也又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今宜稱皇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不從特下詔拜為皇太妃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籍田虧並以為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為僕射積年簡文帝為相每訪政事虧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敞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敞子恒元熙中為西中郎長史恒弟夷

尚書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
每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
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
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多稱之蘇峻之
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為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
康帝為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徵
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
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

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苻邵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

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
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
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
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貢王綱解紐四海蕭條
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尅寧區夏協
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
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
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

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
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
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鞣鞣
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東而城池
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
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
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

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
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
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峙之勢可
與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
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
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凌威奮武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
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

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
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徒號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
表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為臣妾外失輔
車脣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
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為疆殊不知物有興亡
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武臣猛將
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銳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
頃國家整脩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

相望剗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
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
便電發者猶以為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
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
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錫追慕南越
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魏藩
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
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

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王輿
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龍游耀路歌吹盈
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
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
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盲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
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
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邵
等至吳不敢為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驃騎將軍石

苞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誣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奔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致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

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
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
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
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
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
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
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
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

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重唯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

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
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統字承公幼與綽
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為有楚風
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為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
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
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為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
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
至尚書郎早終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

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
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
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
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之隣人謂曰樹子非不楚
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
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
愛綽才藻而無所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
答云高情致遠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

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
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
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
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
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
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
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
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

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
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
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
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
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
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
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
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

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
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
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
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
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
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
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
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

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
孫亡者丘壠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
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
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
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
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
在有心想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
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

矣一朝拔之頓驅踈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
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
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
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
達者夫國以民為本疾寇所以為民衆喪而寇除亦安
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今古帝
王之都豈有常所哉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
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

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
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
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
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
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
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
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
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

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
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
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
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
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
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竊以無諱
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
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

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
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
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
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郁庾諸公
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
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
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

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
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
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
拜憲領軍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
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獨斬亂者
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
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
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為降虜

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
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
怒又遣陸抗助協憲拒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
半或勸南出犂犄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
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
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
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
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

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諡曰烈
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
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
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
太守兄子尚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犛犛太守尚少孤
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為參軍
並委任之太康末為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
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為平西

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
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
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
軍反更為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
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
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為寇所逼者
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偽降因出密宣告於
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

都於郢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
有蜀土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為將帥封西鄂侯孫
皓時代熊睦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廣州
部曲督郭馬等為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為嶺表所伏以
為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
克而王師伐吳脩率眾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
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

詔以脩為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
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為邊夷所附太康九
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聲脩之子
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紲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
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
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
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
聞博士諡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

聞訴帝乃賜諡曰忠並子含初為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諡曰戴含弟子遯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為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

以為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
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
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
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
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
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
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
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

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
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
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
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
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
可從也帝不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
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
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

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
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之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
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
逼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
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
所及應弦而倒竒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
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
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初西音問斷絕朝廷

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大笑詰朝召羣臣
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加隆假節宣威將
軍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万能等
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
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
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
軍楊珧駭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
引今隆全軍獨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

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珽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
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
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
奚每為邊患隆至率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
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
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為寇太熙初封奉高
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略陽
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

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咸為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為乂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字元威安定臨涇人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為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監

軍假節頓軍硯比為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
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
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
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
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
惟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
不死惟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
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東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為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為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元為將伐蜀鍾會之反

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為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為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請貪虐為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請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

為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
監軍霍弋又遣健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
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
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
為監軍薛珣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距稷
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珣怒謂璜曰若自
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
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

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
督璜從海道出其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
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
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
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竒竒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
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為書與系又使象乘
璜輶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
乃就殺之珣璜遂陷交趾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璜有

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
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
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晃等與之誓
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
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
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
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
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

則既為毛旻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讎
璜不許旻密謀襲璜事覺收旻呵曰晉賊旻厲聲曰吳
狗何等為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旻猶罵曰吾志
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
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
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
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
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師松能為皓所殺幹

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為日南太守先是以楊
稷為交州刺史毛晃為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
稷交州晃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
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尅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
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
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
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
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

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
手書遣璜息融勅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
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為冠軍將軍吳既平
普減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
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
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
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
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疋駑昔為故國所採偏

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渠魁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

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豐故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授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賀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鹿麕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

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
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
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
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
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
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
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州
自甚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

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
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
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為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
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
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仕吳為通江吏時將軍薛瑒
杖節南行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
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為小將給吳

大司馬陸抗抗竒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晉師臨境沿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獨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附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

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任敦煌恩威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史彥清身

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
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
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
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
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
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
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
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

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
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
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
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宣著南州
寧靖自表求代徵為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
少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
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氐羌反叛

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
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
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
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
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
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
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
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為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

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
得有今日也顛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為右衛司馬陳
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荆
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為南楚之秀時江夏太
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
初為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為水軍藏
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
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勲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

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
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
急偽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之為之緩師定密結
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沖東
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給諸
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尅復之
事當俟英雄正沖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
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

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氏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

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
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為流矢所中死賊
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
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劔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
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
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子吳邁吳少辟太宰掾
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
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兵遺衆還據魏興其後

義陽太守任愔為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
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
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
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卻
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
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冏所討進退有疑會
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

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赴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寢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為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弼於西湘大興初復與卓攻弼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為武

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為荊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諡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為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盾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盾請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盾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盾多梟首後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盾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仗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騎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虎因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

三夜人謂為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
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
情告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
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但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
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
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及吳平
王渾登建鄴宮醜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
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

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
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
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
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
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
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
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
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氏人齊

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
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
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
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
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
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禽耳既而梁王彤為
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
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

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虞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

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
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
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
為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
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為人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
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贈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
十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
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

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
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
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
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諡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
方才量高世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
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
諡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諡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
玘札並知名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

閉門潔已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
弱冠州郡辟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為別駕從事虛已備
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大安初妖賊
張昌邱沈等聚眾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
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寢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
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
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
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

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
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
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驚
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
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
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
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為內應
翦髮為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時敏弟昶

為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為司馬玘密諷廣
殺玘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眾奔潰單馬北走
追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
名召為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
左以玘為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璿亦起義兵討陳敏越
命為建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璿至廣陵聞劉聰
逼洛陽畏慙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璿乃謀反時王敦遷
尚書當應徵與璿俱西璿欲陰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

奔告帝璿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

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為吳王既而殺之來寇

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

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璿斬之傳首于

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將

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

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愛敬之期年之間境內寧謐

帝以玘頻興義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

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為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為周顓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眾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

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為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矜嘉今以為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為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儻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儻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諡曰忠烈子勰嗣勰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

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為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為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弈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為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

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勰弟彛
少知名元帝辟為丞相掾早亡玕弟札字宣季性矜險
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
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冏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
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璜功賜爵漳浦
亭侯元帝為丞相表札為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
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為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前
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

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
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
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
績敦轉札為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
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
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
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
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深忌之後

廷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
與沈充權勢相侷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
揚士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釁難常必由
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
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
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
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
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

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為敦

詔議參軍即營中殺筵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

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

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

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

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為之用

及敦死札筵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諡事下

八坐尚書卞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

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筵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忘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顛戴若思等同例尚書郝鑒議曰夫褒

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

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
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
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為義也
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
不失為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
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
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今君
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若以死為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
死為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
之一目亦不必為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
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
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
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美談固知死與
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概也且札闔
棺定諡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

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

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雅察孝廉不行札兄子筵卓犖

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

筵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為兵少

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筵忠烈至

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

百人給筵使輕騎還陽羨筵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

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

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座續衣裏帶小刀便操逼筵筵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與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筵遂因欲誅勰札距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慨慷義形於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

被復官初筵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
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力不能然也後竟
覆族筵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
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如此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
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
郎將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
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為主簿相與結友以

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以為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

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
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
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為振武將軍尋陽太
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
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距之桔槔不得為害而賊從
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
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
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

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
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
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陳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
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
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
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濟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
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
攷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

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仗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為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為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帥杜曾執瞻胡混等並迎猗奉

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
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為荊州刺史令督征虜
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會而大
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會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為寇
害威振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會
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
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會
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會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

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允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允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進而行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

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
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
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步將蘇溫
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
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
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杜曾
當相論為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
訪為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

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為用武之國若以

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

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腕

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

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闕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

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

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

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

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布中原與李知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聞敦有不臣之迹訪常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侃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諡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

元帝辟為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
昌太守王敦命為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為敦爪牙甘卓
遇害敦以撫為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
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
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
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
危況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
蠶納之初嶽為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

蠶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為從事中郎出為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邱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

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
文鄧定等斬偽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
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為帝初賢為
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
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
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
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
州刺史司馬勲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

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襄子楚嗣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捷為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聚衆為寇偽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

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瓊嗣瓊勁烈有將略
歷數郡代楊亮為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
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為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
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釗
勳等斬之子虓嗣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為祭酒後
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
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
陵為堅將朱彤所獲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為尚書郎虓

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謂虢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虢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如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虢曰朕眾力何如虢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虢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虢乃密書與桓沖說賊姦計太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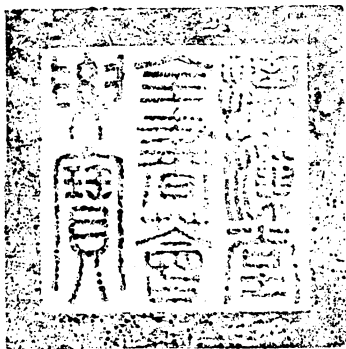
年虜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取事
泄堅引虜問其狀虜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
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虜累世蒙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
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遂撻之徙
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歎曰
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
皆忠臣也虜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
將軍謝元親臨哭之上疏稱其忠烈為求襃贈於是孝

武帝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
贍賜其家撫弟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
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
勝敦笑以為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
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
疾告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
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
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

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
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
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
仲孫監益州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
免官後徵為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
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謂之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
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
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

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膳錄監生臣周志禮